

航行的旅程

林逢展

○ 「嘩！好大！好大！」男孩在碼頭上興奮地跳著喊著，他是第一次這麼近距離地見識到真正的輪船。

「這是輪船，可以開到好遠好遠的地方去。」男人說明。

「好遠好遠的地方在哪裡？」

「就在海的另外一邊。」男人指著遠方海面。

「另外一邊……我看不到。」男孩蹣跚看了看，嘟著嘴抱怨。

「因為好遠好遠啊！」

「我可以去嗎？」

「等你長大以後。」

「爸爸，你已經長大了，所以你可以去嘍？」

「……」男人搖搖頭。

「爲什麼？」男孩稚氣的臉上，一雙溜溜的黑眼珠不解地望著男人。

男人似笑非笑，若有所思。

「媽，這包香腸要帶回去嗎？」我問。我們家的香腸通常是不夠賣的，少有剩貨。

「放這裡就好，冰箱裡面還有空間。」母親繼續整理攤位上賣剩的豬肉，準備收攤了。

「颱風天生意這麼差，幹嘛還要出來做生意？」從小到大，每次別人放颱風假，只有母親還是風雨無阻出門做生意。

「不做生意你們兄妹要喝西北風嗎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啊！怎麼這麼多水？淹水了！」循著母親的驚叫聲，我才發覺四周情況有異。

「媽，快跑啦！東西先放著，快跑啦！」我想拉著她趕快離開，卻已經來不及了。水從四面八方圍了過來，攤

子後方地勢較低，水來得又凶又猛；前方是大馬路經過的地方，地勢最高，可是也已經看不見路面了。情急之下，我只好跳到攤子上，順手趕緊將母親拉了上來。水愈漲愈高，過不了多久已經把市場整個淹沒了，只剩下露在水面上的攤位，像是一座一座的小島，我們母子就這樣被困在其中一座孤島上。

母親憂慮地問：「怎麼辦？整個市場都沒人了，我們怎麼回去？」

我拿出手機準備撥號：「糟糕！沒有訊號！」舉起手機朝向不同方位試了試，仍舊沒有訊號。

「救命噢！救命噢！」母親扯著喉嚨求救，但是雨水打在用烤漆浪板搭建的市場屋頂上，滴滴答答，輕易蓋過她呼救的聲音。「救命噢！救命噢！」她不願意放棄。

「媽，算了啦！雨下這麼大，沒人聽得到啦！我們在這裡等一等，說不定晚一些就會有人來找我們了。」我勸她。

「怎麼會這樣？……」

雨勢忽大忽小，卻沒有要停下來的意思。狂風也一陣一陣地吹，不時可以聽見東西被吹落碰撞的聲音。所幸水勢雖然奔騰翻滾，水面卻沒有再繼續往上升，看來暫時是不會有事了。我屈身抱膝坐在攤位上，眼角瞟見媽媽不斷用左手掌摩擦著右手腕的關節。

「又疼了？」我問。

「習慣了，休息一下就沒事了。」

那是多年來不斷剝豬肉、剝骨頭所造成的職業傷害。那麼硬的剝刀都已經剝壞好幾把，人手是肉做的，怎麼可能不壞掉。

「昨天怎麼沒早一點回來幫你爸過父親節？早上出門前就跟你說過了，又是颱風天，還那麼晚……」

「媽……」我把頭埋進兩個膝蓋中間，不想繼續這個話題。

二

家裡客廳的牆上掛著一幀老照片，是父母結婚時拍攝的家族合照，也是父親用來教我認識親戚長輩的教材。小時候，父親經常抱著我站在照片前面，用生動的語氣與動作，告訴我每一位長輩的故事，每一則故事內容精采的程度都不亞於史豔文大戰藏鏡人，只是到現在還記得的已經沒幾個了。

還記得有一天，從幼稚園放學回家後，我死纏著要父親再講講照片裡新娘子的故事。本來我就喜歡聽父親說富有的外公如何對母親疼愛有加的故事，今天更是一定要再聽一遍。雖然這個故事父親已經不曉得講過多少遍了，但

還是拗不住我這個小小觀眾的要求，又再多講了一遍。

「怎麼沒有小矮人？」我聽完以後，問了一個以前沒有問過的問題。

「小矮人？」父親一臉疑惑。

「老師說白雪公主旁邊有七個小矮人。」那天在幼稚園裡聽老師講了白雪公主的故事。

「呵呵呵……」父親笑得開心，這回換成我的小臉上掛滿問號了。

小小的我發現一個關於母親身世的大秘密。母親平常習慣將一頭烏黑如絹絲的秀髮用髮夾盤起來，只有在每次洗完頭髮吹整梳理的時候，才會放下那頭絲緞般的及腰長髮，也只有在這一刻，她才會不經意地顯露出真實的白雪公主身分。我問母親為什麼要把頭髮綁起來，她說是為了工作方便，但我心裡不相信這個答案，我堅信是因為壞皇后的追殺，白雪公主才不得隱藏真實的身分。為了保護母親的安全，我暗自下了一個決定：無論如何都要保守住這個秘密，對誰也不能透露半點風聲。

父親第一次離家的時候，我察覺到自己開始漸漸不再相信童話故事。沒有壞皇后，也沒有白雪公主，只有現實生活中，每天天未亮就出門擺攤，從早市賣到黃昏市，非要等到隔壁鄰居家開始吃晚餐的時候，才匆匆忙忙回家做

飯，而且總是帶著渾身豬油味的母親。有一段時期，我怕她出現在學校，就是因為她身上的豬油味，深怕同學嘲笑我。

父親他其實並非真的離家，至少並不符合離家出走的定義，準確地說，他只是做了一份離鄉背井的工作罷了。

「我已經託朋友幫忙找到門路了，想上船做一陣子。」父親說，雖然極力壓抑，仍難掩興奮的情緒。

「都安排好了嗎？」母親的語氣很平靜。
「嗯……」

次日，幾位好友替父親餞行。「從我第一次看見海洋，就喜歡上海洋了，就算只是聞一聞海風的味道，都能讓我感到心滿意足。以前年少的時候，夢想著有朝一日可以乘風破浪，做個海上男兒，但結婚以後，還是現實生活要緊。本來以為這輩子不會有機會了，沒想到終究還是走上這條路。」酒過三巡之後，父親似笑非笑、似哭非哭地感嘆著。

「來！祝你一帆風順！」眾人舉杯祝福。父親笑得開心，母親也笑得開心。

父親轉頭望向我，投射一道年幼的我不能理解的眼神，帶著眯眯的笑臉……

三

「自從我嫁過來到現在，還不曾淹過這麼大的水。以前賽洛瑪來的時候，這個市場的屋頂雖然被颱風掀光了，地上也沒淹成這個樣子。」母親說。

「賽洛瑪？」

「就是你四歲那年的颱風，整個高雄被颱風掃得灰頭土臉。」母親講的是虛歲。

颱風我是記不太得了，只記得父親淋了一身溼，手裡拎著一條魚衝進家門的時候，狠狠在門口滑了一跤，手肘後邊都淤青了，我們這些孩子卻笑得前仰後合。停電的夜晚，享受父親混水摸魚現撈的活魚加菜，人生第一個燭光晚餐，是這樣來的。

「是橡皮艇。喂！這裡有人！這裡有人！救命啊！」我喊叫，馬路上一艘救難橡皮艇如鴨子緩緩划過……「他們沒看到我們。」母親難掩失望。雨聲太大，天色又暗，搜救隊就這麼與我們錯身而過。

「爲什麼？」我問。

「……？」

「爲什麼爸爸要去跑船？」

「那是一個願望。」

爲什麼？我在心裡想過一遍又一遍，猜測他離家的真

正原因。八點檔演出父親與情婦遠走高飛的劇情，夜裡我就躲在棉被裡哭得淅瀝嘩啦。故事書上讀到主角爲躲避債主，改名換姓，浪跡天涯，放學路上我不敢怠慢，隨時提心吊膽，怕遭債主跟蹤。看完詹姆斯·龐德的電影，卻又忍不住驕傲地告訴同學：「我爸去海底城當情報員打壞人了。」

過年前，父親捎來消息，說要回家圍爐，我一口氣將日曆撕到印著除夕的那一張，盼望日子也可以同樣飛快過去。只是隔了兩天，接到父親電話，說是因爲航程更動，趕不回過年了，越洋電話裡交代不了詳情，我只好轉告母親他臨時接到新任務。

父親年後歸來，帶回來許多舶來品，有給母親的香水、給哥哥的拼圖、給我的玩具輪船、給妹妹的衣服……

「你長高了！這是給你的。」父親手拿著禮物說。

「謝謝！……」我說。父親再次離家之前，這是我對他說過的唯一一句話。

天色漸黑，淹水又停電，我和母親困在黑暗的孤島上，靠著這孤島，我和母親才幸免於水中浮沉。遠去的橡皮艇重疊著父親的船在港口啓航的影像，我心裡燒起一把無明火。

「喜歡跑船就去跑船，妳就活該爲他守著這個家

嗎？」我怒吼。

「夫妻沒有什麼活該不活該的。他不在，我守著這個家；他在，我也還是守著這個家。難道有他在我就能不管你們兄妹了嗎？」

（妳幹嘛爲他辯解！）我悶在心裡沒說出來，但似乎瞞不住母親。

「人家說夫妻是互相欠債，其實也不是互相欠債，而是要互相幫忙還債。我沒有幫他還，他就還不了；他沒有幫我還，我也還不完。」

我反擊：「他幫妳什麼忙了？我看都是妳在幫他還，他有盡過一天的責任嗎？」

事實不正是如此嗎？我屁股下面這方攤子是阿公時代傳下來的，父親是獨子，理應繼承他父親的衣鉢，成爲第二代的豬肉販子，雖說做個豬肉販子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行當，但再怎麼說，也總不能丟給自己老婆一個人去扛這擔子吧！

天色全黑，淹水又停電，我和母親仍舊困在黑暗的孤島上，靠著這孤島，母親和我們兄妹才幸免於做路上餓殍。遠去的橡皮艇重疊著父親的船在港口啓航的影像，我心裡燒起一把無明火。

「回來啊！你們眼睛瞎了嗎？沒看到這裡有人嗎？回來啊！」我遷怒地大吼著。

四

父親後來又來來回跑了幾次船，對於他上船的原因，以及在未知的航行裡到底做了些什麼的興趣，早已被我心中的埋怨蓋了過去。

母親繼續固守著豬肉攤，日復一日。鄉里間大家都稱讚她天生是做生意的好手，從來都是笑臉迎人，嘴甜腰軟，做起事來乾淨利落，算帳速度又快又準，在沒有電子秤的年代，她的心算堪稱市場裡的一絕。市場不大，算來算去，不過五、六十攤，應付我們這個小地方食的需求，是綽綽有餘了。

母親在市場裡極得人和，有一年市場裡新來了一位同行，攤位就租在我們斜對面。初來乍到，生意自然不如我們，也許出於妒意，也許有意下馬威，那位同行三番兩次尋隙挑釁，母親總是極力避免衝突。有一回哥哥和附近幾個孩子在市場裡跑跳玩耍，不曉得做了什麼冒犯對面那位同行的事，一個肥厚粗大的巴掌居然就毫不留情地乍落在哥哥的後腦勺上，哥哥猝不及防，一個踉蹌往前直滾了好幾圈才停下來。母親將一切看在眼裡，趕忙牽起哥哥，安撫好他之後，才去找對方理論。

對方既是有心找麻煩，自然不肯認錯，三言兩語就臉紅脖子粗了起來，甚至有意無意揮舞著手上的刀子，彷彿

作勢恐嚇。母親不肯退讓，非要討個公道，她語氣堅定地質問對方：「事實如何，你我心裡都有數，欺負一個小孩子，將心比心，換作是你，你看得起自己嗎？」市場裡的攤販們也在旁邊你一言我一語地責備起來，弄得對方漸覺站不住腳，只得氣憤憤地嘟囔了幾句，藉故離開了現場。既然在這個市場裡立足不住，過不了多久，他也就退租離開了。

母親的生意總是很好的，一般來說，像我們這種規模的市場和攤子，每天大約宰一頭豬已經算是很不錯的了，但我們家通常都可以賣完兩頭，逢年過節更可以多達五、六頭，這還不包含事先預訂的香腸。從我懂事以來，每回過年過節之前，至少有半個月的期間，我們是全家總動員，利用放學回家以後的時間，幫母親灌製客人預訂的香腸。

「你做得很棒哦！媽媽像你這麼大的時候，只會吃香腸，還不會灌香腸呢！」母親總是像這樣一邊稱讚，一邊指導我們協助她做些雜事。

外公說，母親出嫁前是茶來伸手、飯來張口的千金大小姐，連鍋碗瓢盆都分不清，我們兄妹都不相信，認為只是外公故意編派取笑母親的玩笑話。對我們來說，母親每天操著極其熟練的手法肢解豬隻，去骨、抽筋、剝皮、割肉，一氣呵成，沒有一件做來不是自然得像喝水呼吸一樣，彷彿與生俱來就專精這門技藝似的。

「外公你騙人，媽媽本來就很厲害了。」我們兄妹笑鬧著說。

「才不是呢！我是嫁到你們家來之後，才開始跟著你阿公學這些工夫的。」母親向我們解釋。

「哈哈……」但我們三兄妹沒有人相信，一逕大笑，母親也笑了。那是我永遠記得的照片裡白雪公主的笑容。

五

雨勢略有停歇，雨點打在屋頂烤漆板上的滴滴答答聲幾乎停止了。四周圍因此變得出奇的靜，靜得稍稍緩和了我先前的火氣。朝天舉起手機想再試著對外聯絡，卻仍然搜尋不到訊號。黑暗中，時間似乎走得很慢。孤島上的母子只能等待救生艇再度接近。

「你下午去一趟港口接你爸爸。記得千萬不要自己騎車去，可以請安仔他爸開車載你去，我已經拜託過他了。」母親交代。

「可是我……」我很想要拒絕，但也明白此時此刻，家裡再沒有其他人有空。哥哥在臺北念大學，媽媽必須照顧生意，妹妹又太小了，我只好硬著頭皮去了。

「記得！千萬不要自己騎車去啊！」母親再三叮嚀。

父親回來那時候，我已經是個高中生了。父親來來去去這十年裡頭，我不會到港口送過或接過他，所以看到我出現在港口，他的表情是一副又驚又喜的樣子，看起來還真有些可笑。

收起臉上的怪表情，他苦笑著說：「今天你來接我？」

「……」（這不是廢話嗎？）我心裡不屑地想。

「我要退休了，以後不出海了。」他邊搔著頭邊說。

我看著他。已經有多久我不曾仔細端詳這張臉了？眼前這張父親的臉變得既黑又皺，那種黑似是嵌在基因底層，與生俱來的黑；而那種皺則是鑿在石像上的刀痕，全然堅硬無解。他的頭髮也因為長年在海上，被海風中的鹽分磨得粗粗糙糙，不僅少了一些，也白了許多。眼前這人，是我印象中的父親嗎？竟有那麼一時半刻我是不大敢肯定的。

「隨你便！」我衝他一句。

「……你記不記得小時候我常帶你來海邊看船？」他試探地問。

「你要不要走？」我逕自上了車。

坐在孤島上，我問母親：「既然愛跑船又幹嘛回來？」語氣雖已略微平和，但字裡行間仍舊負氣。

「這是他的家呀！當然要回來。」母親說。

「家是什麼？對他而言，家到底是什麼？」我問。

小學時候老師問我：「你爸爸會參加星期六的家長會嗎？」「不會。」「那就是缺席嘍！」老師一邊做結論，一邊在手上的表格畫記。（缺席？）我雖然不確定什麼叫作缺席，不過以後隔壁家的安仔如果再問我父親的事，就可以告訴他：「我爸爸缺席！」

剛開始我發覺「缺席」這兩個字似乎還挺管用的，因為在我們那個年齡的小孩子，沒有人懂得這兩個字的涵義，所以當我似懂非懂地拋出這個詞兒的時候，真可以唬住人。當一個話題進行到大家不曉得該怎麼接話的階段，這個話題頓時就會變得索然無趣，於是所有人只好很有默契地另外開啓一個新的話題。我就是用這種方式屢次避開說明父親因何缺席的尷尬。一直到安仔不曉得從哪裡學會缺席就是請假的意思，一句：「你爸爸為什麼要請假？」一時間問得我慌了手腳，情急之下只好逞強反問：「你不知道當爸爸是很累的吗？因為很累，所以才要請假。你懂不懂？」

（原來缺席是請假的意思啊！）我當時心裡嘀咕了一下。

「回家真好！」父親踏進家門的第一句話。「看到你

們都長大了，我心裡很安慰。」

「坐享其成。」我跟他後頭進門，諷刺說道。

「……我希望有機會你也能親眼去看看這個世界。」

我沒再搭理他。

以往短則停留一、二個月，長則停留個半年，他就得再背起行囊出船，這次卻連使用了十年的舊行李袋都扔掉了，看來他是真下定決心不再跑船。

說來可笑，父親不當行船人之後，竟改行當起業餘說書人來了。舉凡廟口、大樹下、市場邊，沒有一天不見他在聽眾簇擁下，拿親身在海外經歷的奇聞異事當作題材來講古，儼然成爲我們這個小村子裡的馬可·波羅。然而，我對他講古的內容卻是感到極端地厭惡與唾棄。每回走在路上，我必定設法避開他可能出現的地點，甚至不惜繞道而行，就怕不小心碰上他講古的場合，落得尷尬。豐富的見聞閱歷，使父親一時之間在鄉里上成爲頗受歡迎的人物，而他似也樂在其中，每天早出晚歸，忙得不亦乐乎。母親則依舊每天安安分分守著攤子、秤斤論兩，維護阿公遺傳下來的那一小方產業。

天空忽又風狂雨驟起來，我的心情也隨之再次激動了起來。「家是什麼？對他而言，家到底是什麼？」我問了第二次。

「你爸爸跑船是爲了他這輩子最大的夢想。」母親說。

「狗屁的夢想！」我說。

「你們現在的年輕人不是都說要追求自己的夢想？

他也有夢想，我們這一代的人也有我們這一代人的夢想啊！」

「夢想當個缺席的父親嗎？他追求他的夢想，那妳

呢？妳守著妳的責任，那他呢？」

「我也是追求我的夢想。」

「我在妳身上看到的只有責任……」

「他和你們兄妹都是我的夢想啊！」

「妳怎麼可以如此認命？」

「無奈的人才需要認命。對我來說，我心裡最大的願望就是看見你們的人生沒有遺憾。我和你爸爸是一起在追求一個夢想。」

「……」天很黑，我看不見母親的臉，但不知怎地，在她的聲音和語調中間，我彷彿又見到幫父親餞行那天她的神情。

「你爸爸最不放心的還是你，」母親的聲音從黑暗中傳來，「我實在是看不懂，你爲什麼就那麼不能諒解你爸爸？」

「我也不懂他怎麼就那麼自私。」
我低頭看了一下手機，仍舊沒有訊號。我和母親的對

話是沒有交集的平行線，就如同手上收不到訊號的手機，救不了自己也救不了誰。

六

「爸爸，我好喜歡你！」小時候最喜歡向父親撒嬌，每次聽到我這麼說，他總是樂不可支。

然而印象中，哥哥卻不會像我這樣對父親撒嬌。哥哥從小就非常獨立又有主見，考大學那年，他捨棄南部的學校，選擇北上念書。到車站送他的時候，我心裡是很難過的，他卻笑嘻嘻地安慰我：「我先到臺北幫你探路，免得等你考上臺北的學校之後，沒人可以照顧你。」

「我可以照顧自己，而且，我也不去臺北唸書！」我回答得堅定。

豈料哥哥居然一語中的。

我必須承認，父親在家是我離家求學最大的推力。和父親同處一個屋簷下，對我而言是很大的壓力。我整天都得將自己武裝得像隻刺蝟一樣，隨時準備刺傷父親，卻也不時刺傷自己，因此我老早私下決定，等高中一畢業就要趕緊逃離老家。

我考大學那年，哥哥利用暑假返家的期間，幫我打點好一切，然後陪我一起搭車北上。往臺北的路上，我不發

一語。

哥哥問：「擔心到外地不能適應嗎？」

「有一點。」

「……你和爸還是不對盤？」

「嗯……」我苦笑著。

在心裡，我真心羨慕哥哥，他遺傳到父親豁達的個性，對一切都看得很開，也能夠坦然接受父親跑船的事，因此與父親的關係一直都很親近。以前父親跑船在家的空檔，他們倆常常聊個通宵達旦；父親不跑船以後，哥哥雖然已經出外求學，但只要放假回家，兩父子便形影不離。連母親都說他和父親很像。相較起來，我常覺得自己像是個局外人、隱形人。

「我有時候感覺，爸爸跑船好像是為了一個說不出來的原因。」哥哥一邊幫我提著行李，一邊說著。

「……？」

「我無意間看過一本相簿，裡頭是他十年來在世界各地所拍的照片。照片不奇怪，但奇怪的是，他從來沒有把相簿拿給任何人看過，這一點好像不太合理。」哥哥不經意壓低了說話的音量。

我自顧自地將行李袋打開，逐一取出裡頭的衣物，將每件東西擺放在各自適當的位置。

「弟，別太鑽牛角尖了。記得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。」

我走了。」哥哥幫我安頓好之後，留下這句話，就回自己的地方去了。

「你爸爸他是勇敢的人。」母親的聲音將我從回憶的思緒中拉了回來。

「因為他夠自私！」我說。

「並不是這樣的。他絕對不是個自私的人。我認識他的時候，他本來已經準備好要上船了，可是外公不希望我嫁給行船人，他爲了不讓我爲難，寧可放棄自己的夢想，婚後也絕口不提出海的事，只有偶爾到海邊看著船出港、進港。那是他心裡唯一的慰藉。」母親繼續說著，「其實你最像爸爸了。還記得你們兄妹小時候，就屬你最喜歡跟著他到海邊看船，別的你都沒興趣。」

「我不記得了！」我嘴硬。

「你那時候天天都吵著說，長大以後要當大輪船的船長，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。」

「那是不切實際的志願，我早已經過了那個年紀了。」

我當然記得父親在海邊教我認識許許多多不同船舶的往事，但我也記得後來我轉而極端排斥大海與船舶的心情。小時候沒想太多，長大後我一直堅信是由於父親去跑船，才使我對大海、對船舶產生了抗拒。

「是因爲你的身體有狀況，那個志願才不能實現。你

爸爸一直都很在意這件事，他覺得是因爲我們把不好的體質遺傳給了你，所以才會讓你一生帶著這個負擔。他實在是太愛鑽牛角尖了。」母親一語戳破我偽裝的藉口，也道破父親的心情。

我沒有接話。

「但他同時也要顧慮你哥哥和妹妹的感受，只有默默的、用他自己的方式幫你完成願望，什麼話也不能說，免得他們心理不平衡。十年的時間實在不算短，他一步一腳印走了過來，不是件容易的事。」母親嘆著氣。

七

黑暗中，一道刺眼的光線投射進來，瞳孔還來不及適應，耳朵就先聽到熟悉的聲音併著橡皮艇的引擎聲劃破夜色而來。「在那裡！在那裡！我老婆和兒子就在那裡。」是父親的聲音。

「得救了！」母親感激著說。

橡皮艇由市場中央走道緩緩駛近我們攤子，救難隊員先將母親接上船，其次才接我上去。父親也在橡皮艇上。據說是因爲家人一直等不到我從市場接母親回來，所以救難隊的橡皮艇經過家門口時，父親特別拜託他們幫忙，並央求搭他們的船，一起來找我們母子倆。

父親說家裡的水已經淹到脖子高，所有人只能暫時躲到樓上去，沒水沒電，電話不通，手機也斷訊。母親擔憂著家當泡水的事，父親則在一旁安慰她人都平安就好，（是啊，人平安就好。）我想……突然間，我感覺胸口一陣緊緊的悶痛，呼吸變得愈來愈吃力，我拚命地吸氣直到發出「咻咻」的聲音，卻還是吸不飽活命所需要的一口氣，幾個回合之後，我整個人就好像頓時被抽乾了力氣一樣，癱軟在橡皮艇上。父親趕緊扶著我問：「藥在哪裡？」我在口袋裡摸不到藥瓶子，嘴巴發不出聲音，只能搖搖手示意身上沒有藥。

「趕快回家，家裡還有。」母親催促著說。

「一樓都淹水了，沒藥了！必須先送醫院。」父親將我的頭枕在他腿上，一面安撫我，一面焦急地告訴救難隊的弟兄：「他有嚴重的哮喘，麻煩你們可不可以先送他去醫院，拜託你們！拜託快點……」

我仰頭望著父親的臉，不時有微弱的燈光晃動閃爍著，映在他的眼角似乎顯得特別晶亮。我的意識在大口大口的喘息中，漸漸陷入模糊。昏昏沉沉裡，看到碼頭上有一個男孩和一個男人……

「爸爸，我以後也要當一個船長，我要開船載你和媽媽，還有哥哥，還有妹妹，去很遠很遠的地方玩。我們可

以一起去海的那一邊！」男孩愉快地夢想著。

「好呀！那你要快快長大哦！」男人說。

「嗯！然後，我就可以開著大輪船在海上跑過來跑過去，跑過來跑過去，跑過來跑過去……」男孩像在追逐著什麼似的，興奮地跑著，跑著，跑著，突然間一個仆跌。

男人趕緊上前抱住男孩，關切他是否受傷，但是男孩的情況非常奇怪，手掌緊抓著胸口，臉上露出痛苦而恐怖的表情，大口大口地喘著氣，卻好像吸不到半點空氣一樣。他急了，抱起男孩沒命地拔腿狂奔……

「以前發生過嗎？」醫生問。

「是第一次。」男人回答。

「是哮喘，而且滿嚴重的。」醫生說。

「哮喘。」男人機械式地重複著醫生的話，跌坐在椅子上。

「爸爸，我受傷了嗎？」男孩問。

「呃……對，不過沒事的，休息幾天就好了。」

「等我好了，我們再去看輪船。」

「好呀！」

「爸爸，醫生說的哮喘是什麼？我長大還可以當船長，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國家去玩嗎？」男孩擔憂地問。

「爸爸會想辦法幫你的……」男人點點頭，抿著嘴，像是在強忍著什麼。

林 逢展



• 作者簡介 •

作者為SOHO族，專事文字與企劃創作，喜愛嘗試各種文字運用，對文字表達的藝術充滿熱情，本次參賽作品為首次投入小說創作領域之舉。目前育有一對健康可愛的兒子，享受於觀察與陪伴這對兄弟成長的每一天。

• 得獎感言 •

小說創作是我人生計畫外的一條路。過去雖也囫圇吞了一些文學作品，卻都是純娛樂、純欣賞，從沒想過自己能寫出點兒什麼來。得獎對我是一個很大的肯定，證明了上帝所賦予我的創作潛能還沒有遭我埋沒。感謝評審的不棄！

評語

蔡素芬

講述父親因跑船而在自己的成長歷程中缺席了，對比母親負擔家計和教養責任的形象，形成一幅家庭生活圖像。而作為觀看角色的敘述者，娓娓訴說因父親的缺席而產生父子疏離感，最後卻因一場水災，互為救贖親情的隔閡。

以水為意象，遠航的船隻、救生的橡皮艇，乘載個人理想與家庭親情，作者以水患中的攤位比喻情感的孤島，水為分離的導線也是聚合的媒介，設計別出心裁，在一個時間點上追述過往，回溯的節奏自然，是親切生動之作。